

## 中东剧变十年：经济转型困境与发展机遇

姜英梅\*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十年来，中东经济整体陷入衰退，迄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大多数国家并未走出“三高一低”的经济困境。中东经济发展仍表现为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食利性经济特点。中东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以及缺乏稳定、公正和有利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东经济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石油出口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和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东国家仍未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独立发展道路。然而，从长远来看，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诉求并未改变，中东国家正努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石油出口国经济多元化和石油进口国经济改革转型，抓住新经济业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未来，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仍是中东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和重大考验。

**关键词** 中东剧变 中东经济 中东能源 经济衰退

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中东剧变，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中东剧变爆发的起因是民生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国干涉等多重因素。<sup>①</sup>此后十年，中东国家进入漫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一个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频发期”<sup>②</sup>，抗议浪潮持续

---

\* 姜英梅，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9页。

② World Bank, *MENA Economic Monitor-Inequality, Uprisings, and Conflict in the Arab World*, October 2015, p. 27,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mena/publication/mena-economic-monitor-october-2015-inequality-uprising-conflict-arab-world>.

发酵并形成剧变“长波”。中东剧变十年来,中东经济整体陷入衰退,<sup>①</sup> 大多数国家并未走出高赤字、高失业、高通胀、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经济困境,面临严重的发展赤字。中东剧变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导致中东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未来中东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这是本文探讨和分析的主旨所在。

## 一 中东经济整体陷入衰退

中东剧变十年来,乱象不断。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和干预之下,这场“革命”导致地缘政治格局严重失衡,中东动荡长期化和常态化,原有的热点问题没有解决,新生的热点频发。最早爆发“革命”的突尼斯虽然完成了政治过渡,但经济持续衰退;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陷入内战冲突,经济崩溃,人道主义危机严重;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在剧变“长波”中政局动荡;黎巴嫩经济危机暴露其严重治理危机;伊拉克国内政治整合和经济重建艰难前行;土耳其经济持续下滑;伊朗经济在制裁和低油价的冲击下困难重重。转型国家中,埃及突出国家作用的经济改革效果初显;石油出口国中,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多元化最令人瞩目,但是,两国的经济改革仍处在探索阶段,未来结果难以预测。在石油价格持续低迷之际,产油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多元化步伐,寻找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转型国家缺资金、少技术,面临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严峻挑战。中东大多数国家未能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目标,<sup>②</sup> 民生更加艰难,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民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见表1)。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加之人口增长率过高,人均GDP总体呈下降趋势。中东地区还拥有世界最低的人均GDP增长率(-0.04%),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0.5%)之后(见表2)。伊朗、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经济形势恶化,GCC国家、突尼斯等国经济低迷,其他若干经济体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利比亚、

① 经济衰退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说法,表现为普遍性的经济活力下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和随之产生的大量工人失业。

② 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主要目标分别是经济保持高水平增长、低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

表 1 中东地区经济指标比较

单位：%

| 中东经济<br>指标 | 实际 GDP 增长率       |                  | 财政余额占<br>GDP 比例  |                  | 通货膨胀率            |                  | 经常项目余额<br>占 GDP 比例 |                  |
|------------|------------------|------------------|------------------|------------------|------------------|------------------|--------------------|------------------|
|            | 2000 ~<br>2010 年 | 2011 ~<br>2020 年 | 2000 ~<br>2010 年 | 2011 ~<br>2019 年 | 2000 ~<br>2010 年 | 2011 ~<br>2020 年 | 2000 ~<br>2010 年   | 2011 ~<br>2020 年 |
| 中东地区       | 5.4              | 2.2              | 4.0              | -3.6             | 6.9              | 8.4              | 9.5                | 3.2              |
| 石油出口国      | 5.5              | 1.8              | 7.2              | -1.7             | 7.2              | 7.5              | 12.7               | 5.9              |
| 海合会国家      | 5.4              | 2.5              | 11.2             | 0.9              | 2.9              | 1.9              | 14.8               | 9.3              |
| 石油进口国      | 5.0              | 3.0              | -4.9             | -7.6             | 6.6              | 9.4              | -1.7               | -5.3             |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8, pp. 162 – 169;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p. 162 – 16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表 2 中东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比较

单位：%

| 地区          | 年代 | 2001 ~ 2010 年 | 2011 ~ 2020 年 |
|-------------|----|---------------|---------------|
|             |    |               |               |
| 世界          |    | 2.4           | 1.61          |
| 中东          |    | 1.9           | -0.04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 2.9           | 0.50          |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    | 4.6           | 2.75          |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9, pp. 147 – 15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 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冲突内战，经济崩溃。高失业率一直是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经济增长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中东地区有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和最低的劳动参与率，许多人还属于非正规就业，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由于本币贬值和财政赤字，中东地区国家（海合会国家和以色列除外）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高位。中东剧变后，低油价和经济低迷导致中东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支出增加和外债偿还也使中东国家财政状况持续承压，许多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为应对财政紧张状况，许多国家削减燃料和食品补贴，这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很大，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外部状况堪忧。尤其是 2014 年油价下跌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收入大

幅减少。石油进口国虽然受益于低油价,但由于进口支出增加以及外部需求疲软,经常账户状况持续恶化。因此,在危机到来之时,许多中东国家没有能力实施反周期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因此未能有效发挥促进就业、防止通胀、减轻经济波动并实现稳定增长的作用。

总之,与十年前相比,中东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人均收入,均低于前十年的水平。低收入国家(排除海合会和以色列)人均 GDP 从 2012 年的 5013 美元下降至 2018 年的 3971 美元。<sup>①</sup> 中东经济衰退影响就业和民生状况,物价飞涨以及冲突内乱,导致贫困人口大幅增加,中东极端贫困发生率不断攀升,从 2010 年的 2% 大幅上升至 2018 年的 7.2%,倒退至 1993 年的水平(见图 1)。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2019 年以来,中东许多国家抗议浪潮此起彼伏,经济困顿、腐败和不公仍是抗议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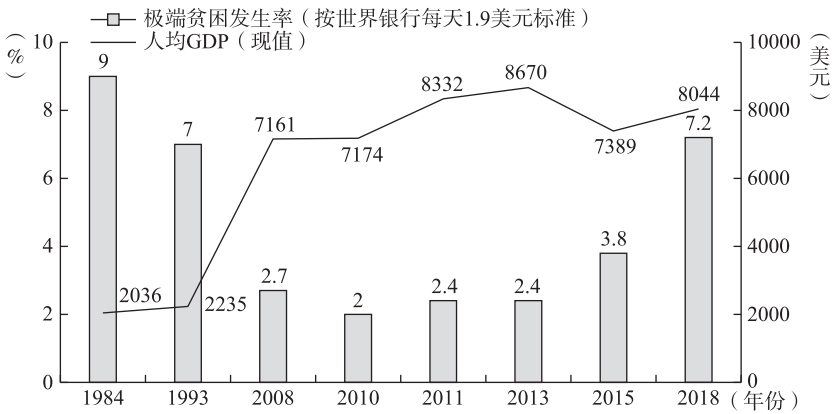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地区极端贫困发生率和人均 GDP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April 29, 2020。

## 二 中东经济增长模式两大特点

中东剧变十年来,外向型经济和食利性经济仍是中东经济增长模式主

①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April 29, 2020.

要特点。外向型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脆弱，政府财政收支稳定性弱，尤其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时，经济增长韧性不足，政府财政赤字率走高，影响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资金支出，使经济发展受挫，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食利性是中东经济最大特点。石油出口国的食利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地租收入；石油进口国的食利收入主要包括海外劳工侨汇、外国援助、外国投资等。

### （一）中东国家脆弱的外向型经济

从中东近代经济发展史来看，正是由于早期欧洲贸易冲击、外国商人进入、欧洲工业革命冲击、资本主义入侵、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以及世界大战等众多因素，致使中东在经济上一步步加深了对西方的依赖。中东民族国家独立后，五次中东战争、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改革、全球化的侵蚀以及发达国家对中东石油争夺战，导致中东经济进一步处于边缘地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全球化的影响因素。中东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政策，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自然回应。然而，全球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和风险。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倾向性和一国自身所具有的获取机遇的条件和能力。就中东地区而言，这两个因素都表现出不利的一面，全球化对该地区而言，挑战远远大于机遇。<sup>①</sup> 中东剧变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再工业化和结构转型进展有限，经济转型缺乏替代方案。沙特等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和埃及强调国家作用的经济改革，仍处在探索阶段，未来结果难以预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也暴露了沙特、埃及等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世界油库，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中东石油繁荣受益于高油价，80 年代反向石油危机导致中东经济陷入十年衰退，整个 90 年代中东经济也因油价低迷保持低速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生产率低速增长或平稳增长的发展周期。由于国际能源板块化和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变化，国际石油价格从 2014 年的峰值 147 美元/桶暴跌后，进入低

<sup>①</sup>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探讨》，人民出版社，2009，第 212 页。

油价周期时代。大多数石油出口国财政平衡油价都超过 80 美元/桶, 大大高于国际油价水平。低油价通过投资、援助和侨汇等途径对石油进口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国际油价低位波动, 以及外部需求减弱, 中东国家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见图 2)。2011~2020 年中东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2.2%, 远低于 21 世纪头十年 5.4% 的平均增长水平。<sup>①</sup> 2020 年受疫情和石油价格战冲击, 国际油价暴跌, 中东经济受到低油价和疫情的双重冲击, 外向型经济弱点愈加明显。相比疫情, 低油价对中东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 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经济分别萎缩 6.6% 和 1%。<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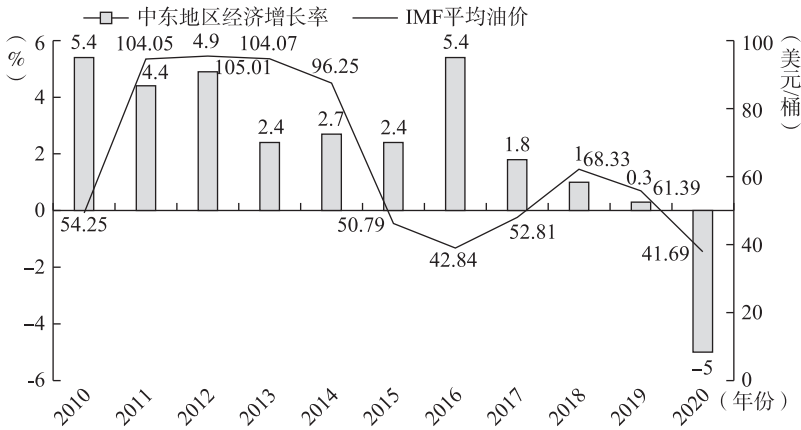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油价与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p. 14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 p. 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由于农业发展落后, 人口数量大, 中东地区需要大量进口粮食, 对外依赖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2018 年, 中东地区食品进口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达到 12% (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水平相当), 中东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更高, 达到 19%。许多国家 (包括也门、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埃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8, pp. 167 – 168;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 pp. 167 – 16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②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020, p. 7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20/10/14/regional-economic-outlook-menapcca>。

及、苏丹、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吉布提、约旦）食品进口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达到 20% 以上。<sup>①</sup> 世界前 20 大粮食进口国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土耳其、摩洛哥、阿联酋（根据年份不同排名有所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骤降，外部需求减少，加上粮价大幅上涨，中东地区出现粮食危机，从而引发突尼斯、埃及等国的“阿拉伯之春”。苏丹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近年来苏丹国内物价上涨，货币贬值（2018 年通胀率 63%），民众生活极其艰难。2018 年 12 月，苏丹持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2019 年 4 月，执政 30 年的巴希尔被军方解除总统职务。9 月，苏丹过渡政府成立。阿尔及利亚农业靠天吃饭，产量波动较大，是世界粮食、奶、油、糖等十大进口国之一。2019 年以来，粮价上涨与失业率激增，导致阿尔及利亚民众示威活动频发，导致执政 20 年的布特弗利卡总统辞职，引发政局变动。2020 年以来，蝗灾和疫情影响粮食产出，一些粮食出口大国限制粮食出口，粮食供应链遭到破坏，引发中东国家对世界粮食危机的担忧。中东一些国家深受影响，例如黎巴嫩粮食消费半数以上为进口，粮食短缺，再加上货币汇率贬值导致物价暴涨，黎巴嫩正面临大规模粮食短缺和饥饿威胁，疫情期间爆发了“饥饿暴动”。民以食为天，中东农业产能低下导致粮食对外依赖度高，世界粮食市场任何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在中东地区产生粮食危机问题，从而引发民众抗议活动。

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影响，中东国家外部状况堪忧。尤其是 2014 年油价下跌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减少。石油进口国虽然受益于低油价，但由于进口支出增加以及外部需求疲软，经常账户状况持续恶化。2015 年中东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从 2014 年的 1937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为 6%）顺差骤降至逆差 1203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下降了 4.3%）。此后，随着油价缓慢回升，经常账户状况有所改善。然而，2019 年经常账户余额仍仅为 28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为 1%）。<sup>②</sup> 总体来看，中东剧变后，石油出口国经常账户占 GDP 的平均比例从中东剧变前的 12.7% 下降至 5.9%；石油进口国更为糟糕，经常账

①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29 April, 2020.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 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户赤字占 GDP 的平均比例日益扩大,从 1.7% 恶化至 5.3% (见表 1)。由于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中东一半多的国家国际储备不增反降。中东国家国际储备可支撑进口的月份从 2010 年的 25.8 个月下降至 2018 年的 19.9 个月。<sup>①</sup> 尽管近几年国际金融环境相对宽松,中东金融环境总体稳定,但是,受低油价和资金流动性的影响,银行信贷增长乏力,同时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敞口增大,中东股市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东变局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中东国家 FDI 连续十年呈下滑趋势。2019 年中东地区 FDI 流入 420 亿美元,大大低于 2010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 752 亿美元。<sup>②</sup> 由于中东经济对外部依赖度高,外资与外贸下滑反过来又影响中东经济增长。

## (二) 中东经济的食利性特点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东石油出口国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国家石油产业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关系,凭借唾手可得的石油收入和慷慨的高福利,换取民众对王室的效忠。中东地区食利收入代替民众税收,是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它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而且使国家成为利益分配的工具,政治精英并没有提升国家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获得民众支持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经济生活的高福利来弥补政治高压,或维持分裂的传统部落政治形势,政府没有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来增加人民对国家支持的迫切需求。”<sup>③</sup> “阿拉伯之春”也对高福利的海合会国家产生了影响,但是政府通过巨额财政收入扩大社会支出,向民众“购买”政治合法性,并承诺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从而在中东大变局中顺利度过。而突尼斯、埃及等国经济发展滞后,政府无力维持旧有的社会契约关系,最终愤怒的民众因为尊严和面包走向街头,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低油价时代,中东石油出口国对能源部门的依

①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May 16, 2020.

②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June 2020, pp. 238 - 240,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 April 8, 2021.

③ 王林聪:《中东剧变十年的反思和展望》,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0 页。



赖并未降低。中东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比例很高，2000 年达到 80.3%，2019 年降至 68%。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因为非石油出口增加，而是因为石油价格下跌导致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多元化程度较高的阿联酋，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比例仍高达 78%，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科威特都在 90% 以上。伊拉克、科威特和利比亚石油租金收入占 GDP 的比例超过 40%，沙特、阿曼和叙利亚占 20% 以上（见图 3）。经过多年经济多元化改革，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取得一定成绩，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航空、物流、贸易等新兴产业。但是，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转型仍面临很多风险。首先，经济对石油部门的依赖程度仍比较高。其次，非石油产业发展资金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再次，海湾国家投资立国战略纯属资本投资，投资收益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大。最后，海合会国家税负增加影响营商环境、抑制消费，不利于非石油产业发展。因此，尽管与传统能源经济相比，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相对成功，但新兴产业多属非实体经济，仍具有食利性特征，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经济转型脆弱性和依附性较高。<sup>①</sup> 一旦石油收入下降，非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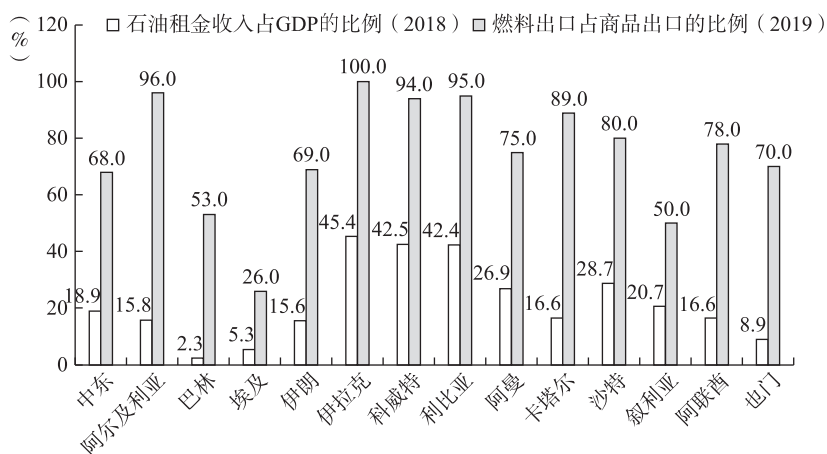


图3 中东石油出口国石油型经济

说明：其中叙利亚石油租金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为 2007 年数据，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例为 2010 年数据；也门数据均为 2014 年数据；伊拉克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例为 2016 年数据。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X.VAL.FUEL.ZS.UN?locations=ZQ>, March 6, 2021。

① 丁隆：《中东经济秩序面临历史性重塑》，《环球时报》2020 年 6 月 3 日，第 14 版。

油经济也将受到影响,这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对石油部门和非石油部门造成冲击中得到印证。

中东石油出口国经济对石油进口国产生溢出效应。石油进口国通过侨汇、援助、投资等形式分享石油收入。海合会国家的侨汇、官方发展援助对埃及、约旦、也门、突尼斯等国至关重要。油价下跌威胁到侨汇、投资和援助的可持续性,石油进口国转型压力加大。2019 年阿拉伯国家发展援助金额约为 1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7.1%,流向阿拉伯国家的援助金额比例从 2018 年的 52.7% 大幅下降至 37.2%。<sup>①</sup> 来自海合会国家的侨汇收入占本国 GDP 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是也门 (10% 以上)、约旦和埃及 (6% 以上) 以及黎巴嫩 (4%)。受欧洲和海合会国家经济影响,近年来中东国家侨汇收入增长率低于其他中低收入地区。2019 年,按当前美元计算,埃及位列前十大侨汇汇款接受国第五位,约为 264 亿美元。侨汇收入是埃及经济四大支柱之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冲击对石油出口国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侨汇、外国直接投资、旅游业和官方发展援助减少对石油进口国产生间接影响。中东地区侨汇收入将大幅缩减 20%,<sup>②</sup> 流入西亚和北非地区的 FDI 分别下降 24% 和 32%。<sup>③</sup>

中东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实体产业发展水平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中东国家开始结构经济调整,一些国家 (土耳其等) 工业化得到较快发展,而有的国家 (埃及等) 则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进入 21 世纪,随着旅游、航空、商贸、交通通信以及金融业发展,中东服务业发展较快。中东地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 16.8%、26.6% 和 56.6%; 三大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 3.95%、42.33% 和 53.72% (见表 3)。然而,中东地区较高的工业化比例主要是源于能源、石化以及矿产等工业部门,制造业并不发达,制造业产值占 GDP

① AMF, *The Joint Arab Economic Report 2020*, October 2020, p. 20, <https://www.amf.org.ae/sites/default/files/econ/joint%20reports//Joint%20Arab%20Economic%20Report%202020%2028Brief%20English%20Version%29.pdf>.

② World Bank, *World Bank Predicts Sharpest Decline of Remittances in Recent History*, April 22,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04/22/world-bank-predicts-sharpest-decline-of-remittances-in-recent-history>.

③ UNCTAD,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p. 2, January 2021, <https://unctad.org/webflyer/global-investment-trend-monitor-no-38>.

的比例仅为 13%（与 2010 年水平相当），从而导致大量机械设备、机电产品和中间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中东制造业进口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 72%，而制造业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为 24%（见表 3）。此外，中东国家未能很好地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革新浪潮，创新能力不足，科技研发能力落后，高科技产业不发达。2018 年中东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额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3.5% 增加至 8.4%（排除高收入国家则仅为 2%），不到世界水平（17.9%）的一半，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sup>①</sup> 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的较低阶段，在适当的体制下，充沛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中东大多数国家还属于“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相对于人口和就业需求增长，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不发达是中东难以应对就业需求的关键所在。<sup>②</sup>

表 3 中东地区与世界经济结构指标比较（2019）

单位：%

| 经济结构指标           | 中东地区  | 世界    |
|------------------|-------|-------|
| 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3.95  | 3.43  |
| 工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42.33 | 25.40 |
| 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53.72 | 71.17 |
| 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例     | 68.00 | 12.90 |
| 石油租金占 GDP 的比例    | 18.90 | 1.50  |
| 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13.00 | 15.40 |
| 制造业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 | 24.00 | 69.00 |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November 29, 2020。

总之，中东能源经济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实体经济发展滞后，单一的经济结构脆弱性极高。这使得中东经济在外部环境不利时，更易受到冲击。

①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ZQ&view=chart>, April 29, 2020.

②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西亚非洲》2015 年第 6 期。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石油经济和非石油经济(旅游、航空、商贸和朝觐收入)均遭受重创,中东经济进一步衰退。

### 三 中东经济衰退原因探析

中东剧变的爆发“绝非偶发事件,而是有着深层缘由的,它是转型时期中东国家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内外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sup>①</sup>。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采取多种举措,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多元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但是,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内部改革推进不力,“十年来,中东地区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sup>②</sup>中东剧变十年来经济持续衰退,从内部来看,主要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上升;从地缘角度来看,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风险高,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

#### (一) 中东国家治理能效低下

中东剧变实际上“是多重复合治理危机的反映,是政治、经济、社会治理问题的聚合,并且具有地区共性”<sup>③</sup>。剧变后,无论是结束数十年威权政治的国家(突尼斯、埃及等国),还是在示威游行压力下实行政府内部调整的国家(例如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国),均承诺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阿拉伯世界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原因在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仅仅推翻当权者的所谓政治变革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从政治治理方面来看,中东国家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有限允许言论和媒体自由,以期提升政治合法性。然而,威权主义的本质、部落政治的固有意识形态,导致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仍将民主化的改革变成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官僚主义、裙带主义、腐败和不公正,广大民众仍缺乏合法有效的渠道表达政治诉求,并没有实现当时参加运动时所期待的民主与公正。

① 王林聪:《中东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影响》,杨光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9页。

②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日,第15版。

③ 王林聪:《中东剧变十年的反思和展望》,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9页。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中东国家近二十年来不仅整体治理能力偏低，治理水平偏弱，而且治理状况改善缓慢，甚至在中东剧变后出现了治理水平整体下滑的趋势。<sup>①</sup> 对比 2009 年和 2018 年，除了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摩洛哥、苏丹、伊朗和以色列外，其他国家的政治稳定形势在恶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效能和治理质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除了海合会、突尼斯等国，许多国家的法治状况起伏较大，改善并不明显。中东国家腐败状况普遍严重，仅有阿联酋、摩洛哥、沙特、突尼斯等国腐败控制水平在提高。

从经济治理的方面看，中东国家仍未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转型替代方案，食利性仍是中东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外向型经济脆弱性加剧。中东国家独立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思潮和实践，例如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埃及等国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沙特等国的石油地租经济，伊朗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中东国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各种外来思潮和实践与本国国情不符，所以未能成功解决发展问题。中东剧变后，中东并未解决导致剧变爆发的经济和社会根源问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中东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和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前提条件，由于政府作用缺失，中东国家普遍缺少这些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以及盲目性等问题，因而在中东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波动和不公正，从而引发社会动荡。

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政教关系、文明冲突和青年问题突出，社会整合艰难。政教关系以及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是中东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在现代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较量和博弈持续存在。同时，由于国家治理的失败，衍生出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世俗政府和地区安全的主要挑战者之一。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冲击，也加重了中东地区的文化困惑。与此同时，中东国家人口负担过重，失业问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问题非常突出。充沛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并未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人口

---

① 王林聪：《中东剧变十年的反思和展望》，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3 页。

红利,反而在特定时期成为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中东剧变后,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较量加剧,教派、族群和宗派对抗加剧,一些国家内乱冲突不断。此外,由于经济陷入衰退,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缺乏包容性,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中东国家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更加突出。

中东国家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2020》,中东地区营商环境排名从 2017 年的 116 名升至 2020 年的 107 名。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 100 位的中东国家从 7 个增加到 9 个,但是全球排名居前 50 位的中东国家只有 4 个,这说明在中东国家做生意仍然不太容易。<sup>①</sup>从清廉指数全球排名来看,中东国家总体排名靠后,这表明中东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效率还比较低,腐败程度高,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还很大。<sup>②</sup>从全球竞争力排名看,中东有 6 个国家位居全球前 50 位,说明中东国家竞争力普遍较低,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除了海合会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其他国家还远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而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是吸收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国际上看,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约是 50%。<sup>③</sup>庞大的公共部门、不发达的私营部门和缺乏经济多样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企业家创业艰难。无论是在中东剧变之前还是之后,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中东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都是最缓慢的。<sup>④</sup>

当前中东国家治理危机表明,剧变十年来中东各国政府治理能效严重不足,这也是导致中东困境的核心问题,这在 2019~2020 年新一轮抗议示威活动中得到验证。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埃及、约旦、伊拉克、摩洛哥、突尼斯和叙利亚 9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和土耳其这两个非阿拉

①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December 2019, p. 16,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pdf>.

②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2020*, p. 10,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group\\_topic/l/public/p399157449.webp](https://img1.doubanio.com/view/group_topic/l/public/p399157449.webp).

③ 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 50% 的税收、60% 的 GDP、70% 的技术创新成果、80% 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 90% 的企业数量。

④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0, p. 117,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伯国家均出现不同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表达对民生艰难和政府治理能力欠缺的不满和愤怒。

## （二）地缘政治动荡影响中东经济发展

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外部势力干预战争以及内战、恐怖主义袭击不仅恶化了安全形势，还打击了市场信心和迟滞资本流入，严重拖累经济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东剧变十年来，地区冲突风险急剧增加，1/5 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冲突地区附近。<sup>①</sup>“伊斯兰国”肆虐周边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中东动荡长期化、复杂化。美国战略收缩使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相对真空，域外大国博弈斗争不断，插手干预中东事务，大打代理人战争；地区大国与域外大国博弈，以及域内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斗争，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经济崩溃。随着时态发展，三国的内战呈现明显的代理人战争特点，政治解决更加困难。巴以冲突旷日持久，解决之日遥遥无期，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实行明显的亲以色列政策，导致巴以冲突紧张局势加剧。美国进一步从中东收缩，但又从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两个方面加大对伊朗遏制力度。伊朗好不容易在 2015 年签署伊核协议后迎来较为宽松的外部发展环境。然而，自 2018 年 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重启单边制裁，伊朗及周边地区的局势也随之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沙特与伊朗由于地缘和宗教因素，长期关系紧张。两国围绕也门、叙利亚问题，斗争不断。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关系更是难以调和。伊拉克自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就未曾实现过真正的和平，国内派别斗争激烈，暴力活动频发。更为重要的是，中东剧变后，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基地”组织迅速壮大，并在叙利亚陷入内战后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胜利阵线”联合，成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实施恐怖袭击，严重威胁地区安全。2014 年 9 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法国等 54 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在内的国际联盟以打击“伊斯兰国”。直至 2017 年底，“伊斯

---

① World Bank, “One in Five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ow Live in Close Proximity to Conflict,”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one-five-peopl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now-live-close-proximity-conflict>, April 23, 2020.



兰国”作为一个组织被消灭。然而,其残余势力仍不时在中东地区制造暴恐事件。战乱与冲突造成中东地区难民人数从 2010 年的 799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1284 万人,叙利亚、也门等国出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sup>①</sup> 2019 年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持续冲突没有解决,2030 年阿拉伯国家 40% 的人口将生活在危机和冲突之中。<sup>②</sup>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有所缓和,但导致中东动荡的结构性矛盾和热点问题仍未解决。同时,由于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一些国家(黎巴嫩、伊拉克)经济几近崩溃,社会动荡加剧。历史和现实证明,中东问题不能通过武力和战争来解决。

### (三) 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显著特征。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地缘政治和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风险上升。低油价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持续影响中东地区,贸易紧张局势(中美贸易摩擦)对该地区构成重大风险。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欧盟和中国)集中出现的经济放缓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影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导致世界经济陷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作为世界体系的一员,中东经济正遭受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域外大国是现代中东构造和演变中的主要力量和推手,由此形成了中东国际关系演变的“外部性”特征。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插手和干预导致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地区国家力量分化组合,博弈竞争,大打代理人战争。地缘政治动荡不仅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更成为中东区域一体化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由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中东国家普遍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中东企业家创业不易,私营部门不发达,难以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中东剧变后,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战乱冲突带来的上千万难民生存压力极大。中东变局后,中东国家政府将促进经

① World Bank,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March 6, 2020.

② Adel Abdellatif, *Leaving No One behind towards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Arab Countries*, New York: UNDP, 2019, p. 2.

济增长、解决就业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然而，改革红利并未惠及普通民众，无法分享国有公司和家族大企业的繁荣；中产阶级抱怨公共服务质量、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低下，以及缺乏优质的工作，下层民众生活更加不易。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期，以及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中东地区既缺乏良好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未能适应变动中的国内外新环境，提出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和应对策略。

#### 四 中东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

中东剧变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中东经济陷入发展困境难以自拔，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严峻挑战，那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负面影响更大。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仍是中东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除了导致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因素之外，中东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

#####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中东剧变的演进，对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冲击，各国经济封闭性倾向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几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何时结束充满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深度、规模和持续时间。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此外，中美战略竞争、低油价时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之间关系摩擦以及广泛的社会动荡给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挑战。疫情对全球贸易、投资、供应链等造成冲击，还对国家治理和全球合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中东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中东经济影响更为明显。

##### （二）中东所有国家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暴击

2020年3月以来，中东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发展，对经济影响持续加深。新冠肺炎疫情正通过同时发生的冲击——国内和外部需求下降、贸易减少、生产中断、消费者信心下降和金融条件收紧——在中东造成严重影响。此

外,由于世界需求下降(疫情影响)和原油供应增加(价格战),国际油价持续下跌,重创中东石油出口国。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对地区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10 月份地区展望报告指出,在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2020 年中东经济将大幅收缩 5.0%。为遏制疫情传播,中东各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衰退。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不同,当时大多数中东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较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较低。今天,中东许多国家扩大财政支出的预算空间有限,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也更加依赖全球资本市场。疫情导致中东经济脆弱性加剧,一些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社会动荡加剧。为应对经济持续下滑,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中东多国政府适度“解封”,寻找平衡维持经济,商业活力有所回升,但经济疲软已成常态,复苏之路漫长。

### (三) 国际石油价格进入低油价时代

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东剧变的影响,国际能源消费结构和供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地位逐渐下降,国际油价长期低迷。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世界油气需求受到巨大影响,致使油气价格暴跌,甚至出现负油价,对全球能源行业和能源生产国带来巨大冲击。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 年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下降 5%,其中石油需求将下降 8%,煤炭消费量将下降 7%,但可再生能源行业持续增长,全球能源需求至少要到 2023 年才能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中东经济受到低油价和疫情的双重暴击,经济雪上加霜。未来,疫情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成为影响能源需求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可以预见,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仍将继续存在下去,高油价时代一去不复返。相比疫情冲击,低油价对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关于石油未来的新报告中表示,考虑到人口增长、收入和能源效率提高,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040 年左右(或更早)达到顶峰。这可能会对石油出口国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中东海湾国家,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这些国家现有的金融财

富可能在未来 15 年内耗尽。<sup>①</sup> 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第一个预测石油峰值的组织，国际能源署此前已有关于石油峰值的警告。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海湾国家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各国发展愿景能否顺利推进下去，毕竟海合会的经济转型战略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作为支撑。阿曼和巴林两国因为其公共财政吃紧、外汇储备缩水，经济转型受到影响。

#### （四）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下降

中东剧变后，美国主导中东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总体呈收缩态势。尽管美国仍对伊朗、朝鲜、俄罗斯进行程度不同的制裁，但其规模和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制裁以及对中国的石油禁运要小得多。随着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运用，国际油气市场和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已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地位迅速上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独立”，还谋求加大向国际市场出口油气资源，出口量已接近沙特水平。与此同时，OPEC 和俄罗斯的地位正在下降。OPEC 对北美原油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25.61% 大幅下降至 2019 年的 5.42%（见表 4）。2020 年 3 月 6 日，在第 8 次“OPEC +”部长会议上，俄罗斯明显拒绝了沙特提出的再次减产的提议，国际油价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国际石油市场在供应侧和消费侧都受到了重创。但经过不到一个月的价格战之后，4 月 13 日，“OPEC +”达成新的临时减产协议，甚至连美国、加拿大等国都加入协议之中。由此，“OPEC +”的范围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OPEC + +”的雏形。

#### （五）中东国家仍未找到符合自身的独立发展道路

发生于 2011 年初的中东剧变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特定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反映。<sup>②</sup> 中东剧变后，许多国家面临转型和国家

① 《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040 年左右或更早达到峰值》，国际石油网，<http://oil.in-en.com/html/oil-2890439.shtml>。

② 王林聪：《中东变局的地区和国际影响》，载杨光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2 页。

表 4 OPEC 原油出口目的地变化

单位: 千桶/日, %

| 地区      | 2010  |       | 2019    |       |
|---------|-------|-------|---------|-------|
|         | 出口量   | 占比    | 出口量     | 占比    |
| 欧洲      | 4274  | 18.74 | 4014.7  | 17.86 |
| 北美      | 5841  | 25.61 | 1217.6  | 5.42  |
| 亚太      | 11370 | 49.85 | 15725.6 | 69.96 |
| 拉美      | 643   | 2.82  | 448.6   | 2.00  |
| 非洲      | 371   | 1.63  | 616.7   | 2.74  |
| 中东      | 307   | 1.35  | 454.6   | 2.02  |
| OPEC 总量 | 22806 | 100   | 22477.8 | 100   |

资料来源: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5*, p. 49;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0*, p. 49, [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publications/202.htm](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publications/202.htm)。

建设压力。尽管民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尽管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越来越自由, 尽管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支持, 但在过去十年中, 经济治理方面的深刻变革未能实现, 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成功转型, 社会抗议活动频发。尽管中东一些国家 (主要是海湾地区) 在营商的便利性方面有所改善, 但整体竞争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卫报》(*The Guardian*) 和 YouGov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并不感到遗憾, 但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同时认为他们的生活比“革命”前更糟糕, 那些战乱冲突国家的大多数认为, 他们的孩子将面临比“革命”前更糟糕的未来。<sup>①</sup> 中东“国家转型之困在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国家建设之难在于其政治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外部控制和内部身份政治 (教派、族群等) 困扰”<sup>②</sup>。与此同时, 中东国家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加深, 脆弱性加剧, 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中东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在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低油价时代的背景下, 中东可持续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彻底改变发展轨迹, 中东很可能还会出

① Ferid Belhaj, *MENA Unbound: Ten Years after the Arab Spring, Avoiding another Lost Decade*,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21/01/14/mena-unbound-ten-years-after-the-arab-spring-avoiding-another-lost-decade>.  
 ②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环球时报》2020 年 11 月 3 日, 第 15 版。

现另一个“失去的十年”。解决经济发展困境成为政府首要任务。总体来说，在决定未来中东经济发展走向的因素中，内部因素比外部影响更为关键。

## 五 中东经济发展蕴含新机遇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危”与“机”并存。在全球经济低迷和低油价的背景下，中东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也蕴含机遇。中东国家应变“危”为“机”，破新局、开新篇。

### （一）创建新的社会契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导致旧的社会契约难以为继，进一步引发了中东国家对国家治理和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中东国家宣布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这是典型的国家行为体现，反映出政府行为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国际经验表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既需要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同时也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sup>①</sup> 中东国家决策者明白，推进经济改革，需要创建政府与国民新的社会契约，即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使市场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公平竞争，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创造依靠市场自身无法形成的市场环境，加强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由于投资期限长、利润低，私人资本不愿参与。反过来，提高透明度和促进公平竞争也有助于推动中东经济增长和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sup>②</sup> 中东地区，官方经济与非官方经济并存，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严重。官方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和与政府有关系的家族企业，掌握市场权力，从而限制中小私营部门发展，而在非正规经济

① 胡家勇：《科学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日报》2017年10月13日，第13版。

② World Bank, *MENA Economic Update: How Transparency Can Help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mena/publication/mena-economic-update-april-2020-how-transparency-can-help-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中,大多数人以较低的工资和很少的社会保障从事机会较少的工作。<sup>①</sup>因此,提振经济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政府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以竞争为机制的市场体系,减少对官方经济的补贴和豁免,以此创造更有效的官方经济,并减少非正规经济。中东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营商环境,建立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发挥企业家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中东国家还在进行教育改革,努力将年轻化的人口转变成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 (二) 疫情和低油价倒逼中东国家经济转型

“阿拉伯之春”后,尤其是 2014 年国际油价暴跌后,中东石油出口国面临艰巨任务,即重新调整其经济增长模式,由“食利性”向“生产性”转变,以建立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体,减少对油气资源的依赖。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传统需要巨额财政资金作为支撑,制约石油出口国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而对非海合会国家而言,疲弱的财政和外部平衡,大量债务和融资需求,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由于担心财政崩溃,伊拉克要求海合会国家提供资金。对于尚处于战乱和冲突之中的利比亚和也门,经济重建尤为重要。石油出口国认识到必须切实推进经济多元化,优化产业结构,在生产率高、创造就业岗位多的行业加大投资力度,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和数字经济,这是关系到各国经济发展还是衰退的关键议题,深刻影响到本国公民与政府或王室统治家族之间的既有社会契约,更影响到国家内部的治理和稳定。石油进口国加快经济改革进程,反思本国工业发展体系,重视产业供应链建设,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尤其是本国制造业的发展,降低经济对外依赖度,避免重要物资供应短缺。

## (三) 抓住新经济业态,发展数字经济

历次工业革命结果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中东国家正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提升生产力,转变生产方式,改善经济结构。中东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发展阶段,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可能不再完全适用于中东。工业

---

① World Bank, *Reaching New Heights: Promoting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ctober 2019, p. 16,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mena/publication/mena-economic-update-october-2019-reaching-new-heights>.

化曾经创造的工作，特别是装配线的重复性工作，将越来越多地由机器而不是人来完成。相反，中东国家可以集中精力，利用其数量庞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口的潜力，他们的愿望远远超出流水线，跨越工业化，进入数字未来。中东许多国家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出台了各自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希望建立知识型经济，实现经济多样化和现代化。<sup>①</sup> 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较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互联网普及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氛围。海合会国家和埃及、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家的数字经济增长前景比较乐观。从长远来看，更广泛地使用数字平台和数字服务，发展数字经济，将对中东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改变该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极少的情况，通过科学技术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中东国家政府将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资支出，同时，由于高科技人才和企业不足，中东国家还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的方式寻求国际合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sup>②</sup>

#### （四）长远来看，全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并未改变

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和内涵虽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仍将是世界不可阻止的时代潮流。疫情中加速成长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将会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增长点，在重构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sup>③</sup> 未来，欧洲对轻工业和农业产品的需求将成为埃及等国家企业发展的机遇。包括中国在内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亚洲国家是石油出口国稳定的石油出口目的地。特别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在促进中东国家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十年前的中东剧变，还是正在发生的疫情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国家都未改变“向东看”的趋势，双边战略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此外，2000年以来，中东地区正迎来和平曙光，战乱与冲突国

① Arabia Monitor, *MENA Post-COVID Next Generation Digitization*, Q3 2020, pp. 9 – 26, <https://www.arabiamonitor.com/publication/mena-post-covid-next-generation-digitisation>.

② World Bank, *Th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From Transition to Transformation*, April 2019, p. 15, <https://pubdocs.worldbank.org/en/581981554997154795/mena-from-transition-to-transformation-book.pdf>.

③ 徐秀军：《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侵袭》，《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

家艰难推进相关和平进程。一些阿拉伯国家寻求与叙利亚改善关系；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海合会国家重启经济一体化。和平曙光为各国经济深化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打开了新局面，有利于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

总之，中东剧变后的十年是地区动荡不安、发展停滞的十年，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中东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更大，经济脆弱性加剧，而沙特等 OPEC 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和石油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影响中东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长期存在，可持续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当年满怀豪情参与其中的阿拉伯民众依然深受民生之苦，曾经为之欢呼雀跃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人期待的“春天”并没有到来。曾经导致中东剧变爆发的主要原因——经济困顿、民生艰难、腐败和不公正——仍是 2019 年以来中东新一轮抗议浪潮的主因。这场席卷中东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宕。革除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把握历史机遇，变“危”为“机”，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仍是中东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和重大考验。

[责任编辑：曹峰毓]

# Decade of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The Delimma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portunity of Development

*Jiang Yingmei*

**Abstract:** Middle East economy as a whole has fallen into recession since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So far, no country has achieved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most countries have not come out of the economic dilemma of “three high and one lo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characterized by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a profit-making economy. The root of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recession lies in the low abi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lack of stable, just and favorab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the Middle East economy is suffering from the double blow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low oil price. The status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and world energy geopolitic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have not yet found their ow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However, the demands for human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ve not changed in the long run.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striving to improve their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oil importing countries, seize the new economic formats, an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a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is still the primary task and major test for govern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Keywords:**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Economy; Middle East Energy; Economic Recession